

集宋人辛棄疾張先張孝祥李肩吾詞句

草木老芬芳暖生簾幕

江山自雄麗春滿綺羅

庚午花朝八史荆鴻



海棠憶語

范唐陳荆鴻



書 名：海桑憶語

著 者：順德陳荆鴻

編 輯：茹香 陳棠

出版日期：一九九五年

孟春之月

校對者：何乃文 李國明

承 印 商：源利印刷廠
第一次印行：壹仟本

出資景印者：

胡文耀先生

胡梁若霏女士

謹表謝意

編者

序一

憶自六十年前，余與佟君紹弼著籍於清末大儒石楹謙（光瑛）先生門下，因知蘇君偉明，李君健兒以工爲韓柳文見稱，蘇號豹翁，李號黑翁，因號其文曰翁派，於時佟君年二十二亦稱「翁」矣。余因佟君又得交於順德陳荆鴻先生，讀其文章，深醇淵永，步柳窺韓，不薄宋人平衍之筆，又不囿於諸家宗派之說，落落獨行，數十年間，負隅於香港報壇，文壇之上，莫之敢撓也。

嗚呼！世有修短，天不慙遺。荆鴻先生已於癸酉年正月初六日即世，春秋九十有一，其德配茹香女士，分託何君乃文，李君國明，整理其發表於香港各報章之遺稿，並囑余序其爲文始末，公之於世。因得讀其「海桑憶語」一卷，所輯資料，有爲世所未知者，論人與事，考古証今，無遠弗屆，尤足多也。

公元一九九五年孟春月傅子餘序

序二

陳荆鴻先生一代名士，大書法家、大詩家，名滿天下，世所欽仰。於一九九三年以九十一高齡謝世。其夫人茹香女史，特將其生前未結集成書之遺文，編彙成冊，囑吾寫一短序。並賜贈先生所著之《蘊廬詩草》、《蘊廬文草》、《蘊廬書畫冊》等書，使得以略窺先生之人品、風骨、學養之堂奧，及藝術文學修養之淵深。益增高山景行之思，恨不得先生復生，而得有以請益焉。

像陳荆鴻先生這樣的人物，今時今日是極難見到的了。讀其詩、觀其書、賞其畫、思其人、想其行，有感到是古代的文人墨客降生於現代，常使我感到有淵明、杜甫、東坡的精神在其中。此是荆鴻先生秉承中國歷代之人文素養，涵煦古來的美感經驗，浸潤百代以來的士人風格，深自淬礪冶煉而成，非有超凡毅力、慧心睿智所不能達致者也。

先生生於憂患世代，歷盡流離兵燹之苦，然而坎坷不足以減其志，崎嶇不足以減其情，困頓不克以挫其氣。在最艱難的歲月中過着最豐姿多采的藝術生活。他本有兩次招他做官的機會，他都謝絕了，「腰腳自憐疏懶慣，寧堪斗米拜衙胥」，說得真痛快。「平生揮手千金盡，剩有頭顱未肯低」，正是他天生傲骨的寫照。

我讀他的詩文，他為友人題畫、詠畫、畫序的作品甚多，而且多是名家與大家，從不出現像今天那些介紹書畫那種鄙俗的以賣畫價錢為渲染的文字，即使是《贈齊白石》那樣的曠世大師，亦祇說「丹青能換杖頭錢」而已。以價錢來定藝術品之高下，他是不以為然的。

不過，我終讀到他記敘他的書畫賣了百多萬元。原來這是他早年路經越南，有廣肇醫院短缺經費，他不忍看到貧病者喘息待治之苦，便捐出書畫百幀義賣。當濟世助人之時，纔覺得藝術品之有價，而且是慷慨的捐贈，則可見其人風格之高潔矣。

他對於中國的山川、文物、人物，有無限的深情與鍾愛。凡他所知道的、看到的、值得記敘的，他都恐怕爲世人所遺忘而把它們記下來。那些對中國學術文化、文學藝術特別有貢獻的人物，那些爲國家民族慷慨赴義的仁人志士，那些具有人文意義的山水和建築，他都會一一攷據記述。這體認了他那熱愛中華文化、尊重前人成就、爲之傳薪接火的情懷。

他避難香江近半世紀，自謂「人生何地無安土，烏鵲求林只一枝」。然而這一枝之棲，使他成就了多麼可敬可親可崇的藝術事業，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而也那些詩作，書法，光芒耀目，必將不朽於後世。

公元一九九三年乙亥之歲孟春之月胡荊人序

序三

鄒建容君，篤學善書畫，暇輒喜與同好相約論藝於市樓，既而稍及吟詠，余亦得以淺陋廁其間，一日，鄒君座中遙指顧余曰，此陳荆鴻先生也，余嘗從問業焉，起趨與語，貌甚恭，既還，余因告之曰，陳先生文名早著，昔聞之本師矣，吾嘗往游悟園，獲讀其所爲碑記，方其時，吾年尚少，驕矜慕古，好譏議，見時人作，讀數行，輒掉頭竊笑，不自知其狂妄也，獨於是碑讀數過，以謂整潔細密，氣直而徐，非時人之比，乃始歎其得名之非虛，今幸遠仰容輝，藹然儒雅如其文然，殊可慕也，然世之敬禮陳先生，殆爲其書畫盛名，未必識其文之工者，是可慨也，又曰，夫古文辭至難事也，今世復不好，科技滋昌，凡可以供娛情快意者，新異日出，不待積學而能，其爲娛一也，則孰肯孜孜窮學苦志而求乎一世所不好爲，今設使陳先生但工古文辭，雖文名早著，而老輩凋零，向風者少，故將落落獨行於廣坐稠人之間而無誰識之也，然他日者，或陳先生文集行世，以其交遊之廣，徒屬之衆，宜有好其書畫，敬重其人，因讀其文而益嘆先生之學有根柢，遂以積學自勵焉，則先生之傳，豈但書畫而已哉，其後鄒君既婚，雖書畫學問不輟，而塵務滋繁，不暇相見論藝如向日，數年於茲矣，癸酉歲將盡，本師何先生乃文，以陳夫人茹香女士所輯陳先生遺著海桑憶語序文責余試爲之，復告以陳先生所爲古文曰蘊廬文草，以語錄體記山川人物者曰藝文叢稿，曰海桑憶語，而蘊廬文草，藝文叢稿業刊布矣，余因以獲序大賢之載籍爲幸，然陳先生其文其學，與是編之有裨益，何待說辭，乃記鄙與鄒君語爲序，以誌余之意焉，陳先生之傳，自此遠矣。

歲乙亥孟春之月後學陳瑞麒拜序

題詞

文章世許千家重，鄉國人沾一士光。絕愛海桑清品似，半窻新竹月如霜。

梁耀明

何乃文

兩度維園草木芳。龍山大老絕徜徉。長留詩卷傳天下，餘事猶堪證海桑。手澤殷勤盡校刊。不須後序惜殫殘。持門試數填詞婦，已勝前朝李易安。（李清照有金石錄後序）

李鴻烈

閱歷人間百變，一朝大化形軀。得見麻姑應說，本來天壤無殊。運斤成風聽斷，照眼猶見寒芒。今留憶語一卷，待證來日滄桑。

海桑憶語目錄

呂純陽與道教	……	一
陸秀夫與南澳	……	二
彭春洲花冢銘	……	三
今無與海幢寺	……	四
塵異與華首臺	……	五
吳荷屋書名掩畫名	……	六
鴻儒碩學陳東塾	……	七
呂石帆兀岸自異	……	八
粵報界八大仙	……	九
鄧爾雅精研小學	……	一〇
撐起炎荒半壁天	……	一一
普明寺號大興龍	……	一二
博羅白水山	……	一三
冲虚觀葛洪遺迹	……	一四
資福延祥兩寺門	……	一五
潮州韓文公廟	……	一六

從化溫泉	……	一七
東莞榴花塔	……	一八
靈洲金山古寺	……	一九
大洲龍船似飄色	……	二〇
波羅廟與波羅鷄	……	二一
厓門南宋遺迹	……	二二
羊石的傳說	……	二三
三忠祠祀文張陸	……	二四
沙河粉與小旗亭	……	二五
荔枝灣艇仔粥	……	二六
廣州十三行	……	二七
南園的前後	……	二八
流花橋畔君臣冢	……	二九
香港環島游	……	三〇
大嶼山悟園	……	三一
沿海地多天后廟	……	三二

花展在花朝	……	三三
銀臺金盞水仙花	……	三四
露申辛夷的解說	……	三五
紅豆生南國	……	三七
三月木棉紅似火	……	三八
杜鵑花開了	……	三九
餘甘子與素馨花	……	四〇
秋菊有佳色	……	四一
蒲桃葡萄與菩提	……	四二
荔枝是嶺南佳果	……	四三
龍眼又名荔奴	……	四四
羊桃黃皮合時了	……	四五
椰子與波羅蜜	……	四六
竹爐惟炷海南沈	……	四七
嶺海多大榕	……	四八
新會甜橙	……	四九
胭脂脚番石榴	……	五〇
潮州柑與四會柑	……	五一

菱角芋頭禾輓柚	……	五二
西瓜的得名	……	五三
檳榔蓂葉兩成甘	……	五四
北江的冬菇	……	五五
清遠冬筍	……	五六
苦瓜又名君子菜	……	五七
草木須教上假山	……	五八
漫述特異的酒	……	五九
春盡花魂猶戀石	……	六〇
過新曆年	……	六一
祀竈的故事	……	六二
小除夕的風俗	……	六三
花市燈如晝	……	六四
除夕瑣談	……	六五
春酒敬老	……	六六
古代婦女元宵韻事	……	六七
鰲山燈火話從頭	……	六八
寒食的傳說	……	六九

清明時節	七〇
人日的風俗	七一
春社習俗	七二
郊外游春去	七三
棟花風裏送春歸	七四
四月維夏	七五
惟與蜘蛛乞巧絲	七六
中元節盂蘭盆會	七七
今夜月明人盡望	七八
但將醕酖酬佳節	七九
一年兩度賀年柬	八一
馬關條約的故事	八二
辛亥當年事	八三
順德的黑膠綢	八四
室雅何須大	八五
非人磨墨墨磨人	八六
毛錐子安足用哉	八七
鴻雁在雲魚在水	八八

由歪詩說起	八九
書信漫談	九〇
春聯漫談	九一
收盡江山入畫圖	九二
慣傳隱語笑芙蕖	九三
清談	九四
閒敲棋子落燈花	九五
大榕樹底講古	九六
書畫的陳設	九七
長袍與馬褂	九八
快箸的傳說	九九
鞋子談屑	一〇〇
襪子的故事	一〇一
扇子與女人	一〇二
貨幣的源流	一〇三
烟草話舊	一〇四
麻雀牌考源	一〇五
戲馬的故事	一〇六

髮的演變	一〇七
頭髮的三個時代	一〇八
鬚的時代問題	一〇九
轎子的回憶	一一〇
魚我所欲也	一一二
粵劇的掌故	一一四
品茗之道	一一五
酒帘談古	一一七
舊日商店的禡期	一一八
端州水巖石硯	一一九
足球原是國粹	一二〇
紫洞艇	一二一
花溪銀塘產名蟀	一二二
伊威是什麼	一二三
有龍則靈	一二四
談虎色變	一二五
大人與師爺	一二六
都市的屋租	一二七

午睡瑣談	一二八
鎬鑛的故事	一二九
五月粽	一三〇
老去多慚父母恩	一三一
美酒飲教微醉後	一三二
韓世忠與梁紅玉	一三三
熊希齡之情書綺語	一三四
楊雲史之淚	一三五
詩人黃晦聞之詞	一三六
詩人廳長壓迫輿論	一三七
茶點漫談	一三九
漫談孔聖誕辰	一四一
與花爲友	一四二
豬年說豬	一四三
香港中環和東西區今昔	一四五
九龍南北區的今昔	一四六
回憶在香港的一個冬節	一四七

廣州食肆偶憶	……	一四八
致歡欣於春酒	……	一四九
送春	……	一五二
猜拳和酒令	……	一五三
	……	一五四

雷州亦有西湖在	……	一五五
山水清幽自在游	……	一五六
倚闌待續團圓約	……	一五七
附作者聯語一束	……	一五八

呂純陽與道教

香港人士，各有各的宗教信仰，近數十年來，儒釋道都分別發揚光大起來。有孔教會，佛教會，道教會等團體組織。而新界各地，更不斷興建着許多仙館仙觀之類，這些地方，雖不盡為羽士隱遯修真而設，而為信徒們樂善捐資，裝點山林的。但遇着春秋佳日，也肅整衣冠，誦經禮懺。相傳農曆四月十四日，是呂祖誕辰。道教人士，和各院觀，都舉行熱烈慶祝，在山門內，盛設筵宴，廣邀親友，同結勝緣。

呂祖，名巖，字洞賓，唐時，京兆長安人。懿宗咸通年間，進士及第，曾兩度出任縣令。後因黃巢之亂，浪跡江湖，遇鍾離權，學長生術。初時隱居終南山，後來又隨師到鶴嶺去，得到上真秘訣的傳授，兼明天遁劍法。於是雲游江淮兩浙，荆楚湘岳各地。常戴華陽巾，着黃白襪衫，腰間繫大白繒，自號回道人，又號純陽子。往來飄忽，人們莫測其踪跡，稱為呂祖。至元朝時候，封為純陽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另據宋史載：「呂洞賓，關西逸人，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數來往陳搏齋中。」在元遺山所編的唐詩鼓吹一書裏，選有呂洞賓作品一首。元朝時，劇曲盛行，有「八仙慶壽」一劇，以漢鍾離，張果老，韓湘子，李鐵拐，曹國舅，呂洞賓，藍采和，何仙姑，列為八仙。呂洞賓即其中之一。

按道教，創始於東漢桓帝時的張道陵，他奉老子為初祖，漸演進而成為一種宗教。傳至唐代，皇帝是姓李的，而老子亦即李耳，認是他們的遠代祖宗。所以唐玄宗李隆基，便通諭各地，設老子廟，尊為玄元上帝。於是，道與儒釋，便並駕齊驅了。南宋而後，分南北二宗，南宗主性，由服食煉養而保真元。北宗主命，由符咒科教而延生理。所謂南宗五祖之一，是廣東的白玉蟾，世稱白真人。白玉蟾，原姓葛，名長庚，字如晦，原籍福建，先世徙居廣東瓊州。他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少孤，母改適雷州白氏，遂從白姓。十歲應童子試，嗜酒，能詩，又能書畫，十六歲，隻身出門求仙術，拜博羅陳泥丸為師。其後復奔走南北，到武夷山，武當山學道。自號海瓊子，武夷散人，神霄散吏。宋寧宗嘉定年間，應召至京，對御稱旨，因此命居太乙宮，封為紫清明道真人。著有白真人集，流傳于世，集首有他的木刻象，道服羽扇，披髮跣足，旁署「弟子鄒道熾恭摹」字樣。據墨林今話說，清時金農冬心，以畫梅著名，也是遙師白玉蟾筆法的。

陸秀夫與南澳

當宋朝末年，元兵攻陷新會崖門的時候，丞相陸秀夫，負着幼帝趙昺，投海殉國。所以到了明朝中葉，御史徐瑁，便將當日元將張宏範的紀功碑，磨削了去，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九字。而新會二城，復有陸秀夫墓，人們稱該地爲忠臣山。但潮州府志，却說「丞相陸秀夫墓，在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嶼上。」所謂海中嶼，似是指南澳島而言。潮州與新會，相隔很遠，就算當日找得陸氏遺體，也沒有可能移到那裏埋葬的。據饒平縣志稱：「陸秀夫母趙氏太夫人墓，在饒平縣東南南澳山北之青徑口。秀夫少子九郎墓亦在焉。」大約潮州志在所指的陸秀夫墓，是他母親和兒子墳墓之誤罷。

南澳雖是海外的孤島，但經過宋端宗趙昺南遷，略事停留之後，便留下了不少歷史故事。其中有太子樓，南宋行宮，指揮司甬道等末朝餘跡外。又有陳璧娘的辭郎州，和陸丞相的存款事略。難怪屈翁山感嘆地說：「區區尺土，在波濤浩渺之中，爲閩越閩餘地，天偶忘之，故患難君臣，得以相保須臾耳。」

潮州郡守趙元玉，有一篇復張詡求陸丞相墓書，相當詳細，他這樣說：「承命求陸侍郎墓，訪得本郡有高士陸大策者，童時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貞神主，又有墓在澳山北青徑口，及譜存焉。惜夫譜遭兵燹不完，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之，內云，公諱秀夫，字君實，謚更忠貞，楚州鹽城人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士，性沈靜，不苟求知，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李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德祐初，遷禮部侍郎，使軍前議和，不就。一二王走溫州，追從之。益王立福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每朝會間，儼然正笏立。以陳宜中讚，遂謫於潮。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放跡海島，以壽終於潮。末段破爛，不知所云矣。又家藏有廣陵牡丹卷，破爛已甚，詩讀不能成句。後偶見白石樵唱稿，乃宋淳祐間林霽所著，中有題陸秀夫廣陵牡丹詩卷云，南海英雄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策又以丁巳年行弔海邊，訪得其族姪於沙岡，皆丞相之後也，有學士館，其址尚存云。但謂墓在澳山北青徑口，海面有隆南青深四澳，不知屬何澳也。當遣人與大策親往，求其所謂青徑口者，倘墳竟不可得，當於韓公祠堂左，稍寬平處，構一祠專祀之，庶忠魂可以慰焉。」由此看來，可知所謂南澳有陸秀夫墓存在，是不可靠的。就算他母親和兒子的墳地，代遠年湮，也無可追尋了。

彭春洲花冢銘

肇慶羚羊峽，兩山對峙，一邊曰鼎湖山。一邊曰爛柯山，爛柯山高百餘丈，峯如卓筆，又名腐柯山，又名斧柯山，是桂源山的第二峯，相傳昔有王質其人，入山採樵，遇兩老翁對奕，旁觀了一些時，日暮回家，已人物全非，看看斧柯，也不覺腐爛了。這些神話，說來像煞有介事的，所以該山叫爛柯山，山上還有一個仙奕坪，小石像棋子般，參錯隱起，黑白判然。復有石凡七八，旁蔭老樹一株。人們稱之曰仙樹，山的西麓，舊有龍華寺一所，明崇禎二年創建，清康熙年間，大事擴充，在寺東加建涵碧園，桂源第二峯精舍，寺西又闢一養雲園，儼然成了名山勝蹟，後來到了嘉慶十六年，在養雲園內，增建吉祥亭，朋翰堂，翠巢，江山風月榭等，梵宮琳宇，爲之生色不少，當時一輩邑中名士，常到那裏，吟詩酌酒，而文人好事，更收拾落花，葬諸坏土，名曰花冢，由彭泰來作銘，並手書刻石，置朋翰堂中，一時稱爲韻事。嗣經世變，寺已荒廢，但花冢銘刻石，仍由地方當局，珍重保存，移到肇慶城東的古松臺上。抗戰期間，文物多遭蹂躪，該刻石棄置荒煙蔓草間，不爲人們所注意。聞近年開闢星湖，搜尋古物，已將它去泥剔垢，重加保護了。

花冢銘全文是這樣的：「嗚呼，古而無死，蛾眉同木石之頑。天若有情，鮫淚溢滄溟之漲。風雨如晦，茵溷隨化。傷心者才人之境，游戲者幼婦之事，冥冥太虛，問孰富哉。牂牁之陰，高峽之陽，柯山之西麓，陳子愚谷，何子星槎，羅子玉符，葬花之冢在焉，桂源諸峯，實曰靈窟，墳依蓮寓，參此色界。玉官三寸，撰神仙之挽歌。漆燈九泉，照胡蝶之幽夢。萬艷抱於同穴，孤雲愴而憶渥。斯亦緣從感幻，哀以樂致者也，倩女未嫁，生已離魂。空香不灰，死異凡骨，明月白露，築金粉以埋憂。山空水流，藏文章而渡劫。幸樹紅豆，忽然爲人。墓田素馨，再世傾國。偏何姍姍，在鸞情鳳想間乎。冢立屠維赤奮若之歲，後五年，昨夢生爲之銘。非春非秋，遲雲容出地之日。歌耶哭耶，錐媧皇補天之石。銘曰：香國非佛，蓉城非仙。女夷之阡，男兒可憐。」字作隸體，仿褒斜道筆意，頗覺瘦硬獨出。

所謂昨夢生，即彭泰來自署的別號。考屠維赤奮若之歲，亦即清道光十三年。彭泰來，字春洲，高要龍頭鄉人。嘉慶十八年拔貢，入太學後，罷歸，即絕意進取。工詩文書法，精篆刻。遺著有詩義堂後集，昨夢齋斯集，高要金石略等。

今無與海幢寺

廣州佛寺甚多，往時有所謂五大叢林，如光孝寺、長壽寺、六榕寺、華林寺等，都集中在市區裏，歷史悠久。自從拆城開馬路後，有些已改變了本來面目，沒有舊日那末壯觀。僧衆也風流雲散，隨時代而沒落了。至於在河南方面，有海幢寺一間，也經過相當時日的。該寺在五代南漢時，名千秋寺，後來廢爲民居，嗣由僧人光牟募捐修建，才易名海幢，到了明朝末年，名孝廉曾起莘，棄儒出家，世所稱天然和尚。卓錫該寺，大振禪宗。當時許多遺民義士，也向他皈依受戒。他的徒衆，是以今字作排序的，高弟子中，有所謂十今之稱。而今無更是大師兄了。

今無，法號阿字，番禺萬氏子，道行謹嚴，復富文學修養，能詩工書。嘗北游瀋陽，南渡瓊海，所到寺院，登壇說法，緇流咸相尊仰。他對於海幢寺，也致力不少。次第增建佛殿、經閣、方丈室，使該古刹蔚爲壯觀。所以王士禎廣州游覽小志也這樣說：「寺有藏經閣，極偉麗。北望白雲巖，秀，西望石門靈峯，西樵諸山，東眺雷峯，卽往波羅道也。南爲花田。寺中龍象莊嚴，甲於諸刹。」相傳寺內有鷹爪蘭，是舊日重建海幢時，施主郭龍岳所手植。屢經葺改，而蘭仍茂盛如昔。寺內有一大飯甑，方廣盈丈。又有老猪一頭，雙牙外出，似象齒般，受寺僧的護養，已不知年壽幾何。那是數十年前，還可以見到的。

與今無同時的詩人，對這位名僧，多有酬贈之作，程可則周量，有海幢寺呈阿字首座詩三首。「選日臨珠浦，尋師到石堂。幢標天漢迴，門接海雲蒼。水荇聞香細，棚花受蔭涼。此中離垢地，真欲禮空王。」十年辭粟里，今日訪雲林。遂得同人樂，翻慚靜者心。露葵分午食，山聲落潮音。便擬陳纓解，從師撥草深。「鹿苑多靈異，凡花總不同。蘭開鷹爪綠，丹結馬纓紅。怪石松根護，方塘蜃氣通。還聞有馴鶴，放食伴支公。」王邦畿說作，也有海幢寺贈阿字上人一首：「離城呼小艇，隔岸過禪林。背地山形小，當門海氣深。鶴歸雲有夢，松去月無心。對此清閒意，寧忘長者吟。」

據屈翁山廣東新語說，河南的名稱，是大有來歷的。他有這麼一段寫着：「廣州南岸，有大洲周迴五六十里，江水四環，名河南。人以爲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漢章帝時，南海有楊孚者，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其家在珠江南，當移洛陽松柏種宅前，隆冬飛雪盈樹，人皆異之，因號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那末，我們又多一點地方掌故常識了。

塵異與華首臺

廣東羅浮山，爲國內名山之一。山中古跡很多，寺觀星羅棋布，但久歷時日，不少經已圯毀，只剩下廢址一方，或者門牌一座而已。其中最著名的禪院，當推華首臺，又稱華首寺，又稱花首寺，其實華字，即古花字也。它之所以得名，據說是有五百華首真人，曾在那山洞裏，開談經大會，所以在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奉敕建立該寺，以爲紀念。游羅山的人，沿着老人峯而下去，到西南山麓，見一徑蜿蜒，兩旁修竹，壁上刻着羅浮初地四個大字，轉個拐彎，寺門便赫然在望了。

歷代主持該寺的僧人，以塵異和尚爲最有名，塵異，法名今但，新會人。當明朝末年，見國事日非，遂毅然出家，向天然大師皈依受戒，爲天然的得意門徒。常隨侍師座，雲游四方，江西的匡廬、粵北的丹霞，流連了相當歲月。但賦性純孝，雖然身處方外，思親念起，却不惜數百里跋涉長途，歸家省視，能詩善畫，山門多暇，常與其師以唱和爲樂。有一次，天然在雷峯海雲寺，偶得詩一句：「一天風雨沈山閣」，命他作對語，他以「萬古雲烟鎖石門」作答，天然大加贊賞。其後數年，天然登雙鏡樓，眼前景物，恰似前句，因此便將它足成一首律詩，載在瞎堂集裡，並將經過情形，原原本本的詳細說出。後來塵異到羅浮山去，作華首寺的主持，雪木上人和他送行的詩，有這兩句：「羅浮古院荒蕪久，此去烟霞有主人。」亦可見同門對他怎樣推重了。他卓錫了名山古刹，也不負師友的期望，除大振宗風外，復對地方文獻，致力不少，著有羅浮山志，羅浮名峯圖等，不愧爲一代詩僧，而他的師兄弟，如今湛、今印，都在寺裏幫忙過他很久。不獨一時山門爲之重光，而該寺至今，也風景依然，香火不絕。

嶺南詩家陳元孝，有一首「宿華首臺留東塵異大師」詩，是這樣的：「石邊流水尚潺然，法座莊嚴記昔年，草徑別來多蔓地，松門重到漸參天。幾層傑閣低聞雁，千里晴空遠見川，惠遠未歸陶令去，滿溪黃菊布金錢。」也充份寫出了塵異對於華首臺的一番建設。還記四十年前，我隨侍先君，到羅浮山游玩，曾寄在華首寺，再過五年，又重到一次，寺裏不獨房櫺幽靜，地方清潔，而且還有一道瀑布，在叢林積石間，鏗鏘可聽。那寺僧要我寫一首詩給他，我便據實的寫着：「游踪隨處足安居，山寺何妨駐筍輿，桑下浮屠三宿後，眼前屏障五年餘，飛泉閉樹鳴黃鳥，深院傳經播木魚。愛字老僧猶憶我，殷殷又索數行書。」